

書叢小科百

王 後 李

著 深 蔭 楊

編主五雲王

行發館書印務商

書叢小科百

主 後 李

著 深 蔭 楊

編 主 五 雲 王

行 發 館 書 印 務 商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七月初版

(94203.1)

百
科
叢
書
李
後
主
一
冊

每冊定價大洋壹角伍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
者

楊

蔭

深

主
編
兼
發
行
人

王

雲

五

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版 翻
權 印
所 必
有 究

序

少時讀人家一篇小說，中間引用了一首李後主的詞——浪淘沙，就諷誦再四，愛不忍釋。可是當時想單獨買一本李後主的詞集是很不容易。直到後來到了上海求學，從書局裏買了一本李後主詞，纔得暢讀後主的作品了。從此我更認識後主天才的偉大，作品的高貴。以後又陸續買得幾部十國春秋南唐書一類的史書，於是又詳細的明白了後主可歌可泣的身世。因此很想替他寫一本評傳的東西出來，因為像他這樣一個偉大的作家，來做這一番工作，實在是很值得的。可是人事的阻礙，遲遲復遲遲，一直到現在，我方纔把牠弄了一些出來。但這當然仍不能算是一部完整的評傳，只是把他的身世和作品略略加以一番整理而已。有許多不對的地方，還請讀者有以指教，這是著者唯一的希望。

著者於上海二十四年四月。

目次

上編 可歌可泣的身世

一 李後主的先世	一
二 李後主的少年	三
三 李後主的卽位	四
四 昭惠周后的死	五
五 小周后的繼立	七
六 南唐國勢的日蹙	八
七 南唐的滅亡	一〇
八 李後主的被害	一五
九 李後主的性格	一九

附錄 李後主的年譜·····	二三
----------------	----

下編 綺麗哀感的作品·····	三二
-----------------	----

一 第一時期的詞·····	三五
---------------	----

二 第二時期的詞·····	三八
---------------	----

三 第三時期的詞·····	四〇
---------------	----

附錄 李後主的作品·····	四六
----------------	----

一 詞四十五首·····	四六
--------------	----

二 詩十七首·····	五五
-------------	----

三 雜文八篇·····	六一
-------------	----

李後主

上編 可歌可泣的身世

一 李後主的先世

李後主初名從嘉，後改名煜，字重光，本徐州人。（徐鉉、吳王、墓誌作隴西人。）他的父親璟，本名景通，（後又避周信祖諱，改名景）字伯玉，史稱元宗。祖父昇，字正倫，史稱烈祖，乃五代時南唐的開國帝君。昇以唐僖宗光啓四年十二月二日生於彭城，故小字彭奴。父名榮，陸游南唐書烈祖本紀說昇爲「唐憲宗第八子建王恪之玄孫。恪生超，早卒。超生志，仕爲徐州判司，卒官，因家焉。志生榮，榮性謹厚，喜從浮屠，多晦跡精舍，時號李道君者。」是後主蓋爲唐憲宗的後裔。此外龍衮的江南野史，陳霆的唐餘紀傳，也均作如此說。馬令的南唐書，則只云：「先主姓李，唐宗室裔也。」未言何王後。周世

宗實錄與薛居正舊五代史，則更稱昇爲唐元宗第六子永王璘後。歐陽修新五代史及吳任臣十國春秋均未說及他的先世，只云：「世本微賤，」是否認昇爲唐之宗室了。吳越備史亦云：「李昇本潘氏，湖州安吉人，以識言東海鯉魚飛上天，故冒李氏以應識。」劉恕的十國紀年也云：「昇復姓，附會祖宗，故非唐後。」是均直認昇之姓李，完全附會而來。

原來昇於六歲而孤，遇亂，伯父球攜他至於濠州。不久他的母親劉氏也死，遂託迹於濠之開元寺。唐昭宗乾寧二年，淮南節度使楊行密攻濠州，得昇，奇他的容貌，遂收爲養子。但行密的長子渥，頗不願以昇爲兄弟，行密乃給大將徐溫寄養，並說：「是兒狀貌非常，吾度渥等終不能容，故以乞汝。」因此昇遂冒姓爲徐，而名知誥。後又改名爲誥。及卽帝位，於昇元三年（九三九）始復姓李，改名爲昇。惟馬令南唐書作昇元二年。因追尊高祖格爲定宗，孝靜皇帝，曾祖超爲成宗，孝平皇帝，祖志爲惠宗，孝安皇帝，父榮爲慶宗，孝德皇帝。先時江南有童謠云：「東海鯉魚飛上天，」鯉者李也，東海，徐之望也，蓋言李氏起自徐氏而爲君，至是遂驗。又是時江西，楊花爲李，臨川，李樹生連理，人均以爲是還宗之兆，（均見十國春秋烈祖本紀）這些都足使後人懷疑昇之姓李，有附會之嫌疑的。他之所以想

姓李，無非爲買服民心鞏固帝業而已。

一一 李後主的少年

李後主適生於烈祖昇元元年（九三七）爲元宗第六子。母曰光穆皇后鍾氏。有五兄四弟，長兄弘冀卽文獻太子，次兄弘茂，三四五兄，均不知其名，大約幼年卽亡故了。大弟從善，二弟從益（一作從鑑）三弟從謙，四弟從信。後主生有奇表，廣額，豐頰，駢齒，一目重瞳子。因此文獻太子很可惡他，他惟覃思經籍而已。初封爲安定郡公，後徙鄭王。保大十二年（九五四）年十八歲，與周氏娥皇結婚。周氏爲司徒宗的女兒，時年十九，長後主一歲。兩人愛情彌篤，那時後主爲她寫了許多詩詞。

周世宗顯德六年（九五九）那時南唐已去帝號，稱國主，奉周正朔。文獻太子於其年薨，其餘諸兄也早已亡故，因此後主得以次封爲吳王，並以尚書令知政事，居於東宮。過了二年，爲宋太祖建隆二年（九六一）二月，元宗遷於南都（卽豫章）因立後主爲太子，留金陵監國。時後主已二十五歲了。

三 李後主的卽位

李後主既以太子留金陵，監國，乃以嚴續、殷崇義兩人輔之，並以張洎主箋奏。及夏六月，元宗晏駕於南都，遂以七月二十九日（見五國故事）襲位於金陵，並更名爲煜。於是大赦境內，尊母鍾氏爲聖尊后（因后父名泰章，故不稱太后）。立妃周氏爲國后。徙信王景邁爲江王，鄧王從善爲韓王，留守南都。封弟從益爲鄧王，從謙爲宜春王，從信爲文陽郡公，楚定王子從度爲昭平郡公。令諸司四品至九品無職事者，每日二員待制於內殿。以右僕射嚴續爲司空，同平章事，餘均進位有差。並遣中書侍郎馮延魯至宋，貢金器二千兩，銀器二萬兩，紗羅繪綵三萬匹，奉表陳紹襲之意，凡奉朔稱號等禮，悉遵周舊。其表如下：

臣本於諸子，實愧非才。自出膠庠，心疎利祿。被父兄之蔭育，樂日月以優游。思追巢許之餘塵，遠慕夷齊之高義。既傾懇悃，上告先君。固非虛詞，人多知者。徒以伯仲繼沒，次第推遷。先世謂臣克習義方，既長且嫡，俾司國事，遽易年華。及乎暫赴豫章，留居建業，正儲副之位，分監撫之權，懼弗克

堪，常深自勵。不謂奄丁艱罰，遂玷纘承，因顧肯堂，不敢滅性。然念先世君臨江表，垂二十年，中間務在倦勤，將思釋負。臣亡兄文獻太子弘翼，將從內禪，已決宿心，而世宗敦勸既深，議言因息。及陛下顯膺帝籙，彌篤容情。方誓子孫仰酬臨照，則臣向於脫屣，亦匪邀名。既嗣宗祊，敢忘負荷？惟堅臣節，上奉天朝。若曰：稍易初心，輒萌異志，豈獨不遵於祖禰，實當受譴於神明。方主一國之生靈，遐賴九天之覆燾。況陛下懷柔義廣，煦謳仁深，必假清光，更逾曩日。遠憑帝力，下撫舊邦，克獲晏安，得從康泰。然所慮者，吳越國鄰於敵土，近似深讎，猶恐輒向封疆，或生紛擾。臣卽自嚴部曲，終不先有侵漁，免結毀嫌，撓干旒宸。仍慮巧肆如簧之舌，仰成投杼之疑，曲構異端，潛行詭道。願迴鑒燭，顯諭是非。庶使遠臣，得安危懇。

宋太祖賜詔答之，自是始降詔而不名。其年十月，宋太祖遣樞密承旨王文來賀襲位。起先元宗雖臣於周，惟去帝號，其他仍用王者之禮，至是後主始易紫袍見使者，至使者退後，方如初服。

四 昭惠周后的死

李後主既與周后結婚，愛情彌篤，即位之後，更寵嬖專房。周后不但貌可稱爲「國色」，而且才通書史，且善歌舞，尤工於琵琶。嘗在元宗前彈奏，元宗歎她工善，卽以最寶惜的燒槽琵琶賜之，既冊立爲國后，乃創爲高髻纖裳，及首翹髻朵之妝，當時人皆效之。又善於詞曲，嘗在雪夜與後主酣飲，舉杯請後主起舞。後主說：「汝能創爲新聲則可矣。」周后卽命牋綴譜，喉無滯音，筆無停思，頃刻之間，卽成邀醉舞破一闋。又有恨來遲破，亦爲周后所製。故唐時有霓裳羽衣諸曲，至是亂離之後，不復再傳。周后得殘譜，用琵琶奏之，於是開元、天寶之遺音，復得傳於世間。後主本好音律，因此朝暮相從，頗廢政事。可是好景不常，周后竟以病聞。後主更爲旦夕視疾，藥非親嘗不進。甚至服不解體，累夕如是。偏巧那時她的少子仲宣，年甫四歲，聰穎異常，周后特爲暱愛。一日戲於佛像前面，有大琉璃燈爲貓所觸，墮於地上，劃然作聲。仲宣因驚癘得疾，竟至天亡。周后聽知這個凶耗，哀號顛仆，病遂增劇。及疾革時，謂後主道：「婢子多幸，託質君門，竊冒華寵，凡十載矣。女子之榮，莫過於此，所不足者，子殤身歿，無以報德。」遂取元宗所賜琵琶，及平時約臂玉環，爲後主別。又作書請薄葬。過了三日，沐浴粧澤，自內含玉，遂殂於瑤光殿的西室。時宋太祖乾德二年（九六四）十一月甲戌也，年二十九。或謂周后

寢疾之時，小周后（周后妹）已入宮中。周后偶褰幔見之，驚問：「汝何日來？」小周后尚幼，不知嫌疑，坦然對道：「既數日矣。」周后頗爲悲怒，因此至死，面不外向。其實後主既愛其姊，亦愛其妹，這在他的詞中，都可以見到的。

周后既死，明年，後主爲葬於懿陵，諡曰昭惠。哀苦傷神，扶杖方起。並自製誄辭，刻之於石。（其辭見後）。

五 小周后的繼立

周后既死的第二年，曾聖后鍾氏亦死，後主以居喪故，尙未娶后。宋太祖開寶元年（九六八）始議立小周后爲繼室。其實後主與小周后早有了來往。試讀他所作的詞，有云：「袞轡步香階，手提金縷鞋，」就是一個明證。所以他之納后，不過成禮而已。

小周后既成婚後，後主寵愛更甚。嘗於羣花中作一小亭，罩以紅羅，押以玳瑁，雕鏤華麗，僅容二人可坐。每與小周后酣飲其間，調笑以爲樂。又於小周后所居的柔儀殿，另設太古容華鼎，金鳳口，

諸香器，都是金玉所製，璀璨奪目。每日有主香宮女，爲之焚香，於香煙繚繞之中，令小周后歌舞其間，其鍾愛情形可想而知。

六 南唐國勢的日蹙

南唐自奉周正朔後，國勢本已漸蹙，名爲獨立，實際只是一個保護國而已。至是尊奉宋室，日處卑屈境地。宋太祖開寶四年（九七一）宋已滅南漢，屯兵於漢陽。後主大懼，乃遣太尉中書令韓王從善朝貢，稱江南國主，並請罷詔書不名，太祖許之。第二年，下令貶損儀制，改詔爲教，中書門下省爲左右內史府（一作內侍府），尚書省爲司會府，御史臺爲司憲府，翰林院爲文館（一作藝文院），樞密院爲光政院，大理寺爲詳刑院，客省爲延賓院。官號亦從易改，以避中朝。其初金陵宮闕，皆設鴟吻，元宗雖臣於周，猶如故制。至乾德後，遇中朝使至去之，使還復設，至是遂盡去。不復再用。並降封子弟，封王者爲公。從善南楚國公，從益江國公，從謙鄂國公。

開寶六年（九七三）內史舍人潘佑，見南唐國勢日削，用事者多充位無所爲，乃憤切上疏，極

論時政，終不見用，最後佑復上疏，有云：

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臣乃者繼上表章，凡數萬言，詞窮理盡，忠邪洞分。陛下力蔽姦邪，曲容諂僞，遂使家國悒悒，如日將暮。古有桀、紂、孫皓者，破國亡家，自己而作，尚爲千古所笑。今陛下取則姦回，敗亂國家，不及桀、紂、孫皓遠矣。臣終不能與姦臣雜處，事亡國之主。陛下必以臣爲罪，則請賜誅戮，以謝中外……

詞既過切，張洎又從旁擠之，後主遂發怒。以潘佑素與戶部侍郎李平交厚，佑的狂直，多由平所激，而平那時又以建白告民籍，爲衆所排，乃先收平屬吏治罪，併使收佑，佑遂自剄。後來平也縊死於獄中。等到國亡之後，後主也頗悔殺這兩人的。

開寶七年秋（九七四）宋遣閣門使梁迥來使，從容言道：「天子今冬行柴燎之禮，國主宜往助祭。」後主不答。九月宋復遣知制誥李穆爲國信使，持詔來道：「朕將以仲冬有事園邱，思與卿同閱犧牲。」且諭以將出軍師，宜早入朝之意。後主仍辭以疾，且道：「臣事大朝，冀全宗祀，不意如是，今有死而已。」那時宋已遣潁州團練使曹翰，率師先出江陵。宣徽南院使曹彬，侍衛馬軍都虞候李漢瓊

賀州刺史田欽祚率舟師繼發。及是又命山南東道節度使潘美，侍衛步軍都虞候劉遇，江東上閤門使梁迥，率師水陸並進，與國信使李穆同日行。這樣一來，後主當然起了恐慌，連忙遣江國公從益，貢帛二十萬疋，白金二十萬斤，又遣起居舍人潘慎修，貢宴帛萬疋，錢五百萬。一面築城聚糧，大爲守備。閏十月，宋師已由荊湖直趨池州，池州主將戈彥棄城逃走，遂被宋師所據。後主聞知，知事不可爲，卽下令戒嚴，去開寶紀年，但稱爲甲戌歲。從此宋師兼程南下，南唐也不願臣事於宋，卒至滅亡。

七 南唐的滅亡

宋師既佔池州，接着又陷蕪湖。時吳越亦大舉進犯，後主遣吳越王書，有云：「今日無我，明日豈有君？一旦今天子易地賞功，王亦大梁一布衣耳。」吳越王表其書於宋，宋師再進兵至采石磯，破兵二萬人，擒龍驤都虞候楊收，獲馬三百匹，皆爲前時宋所歲賜的。自采石磯作浮橋成，遂得長驅渡江，直至金陵。關於浮橋的作成，十國春秋有下段的記載：

先是池州人樊若水舉進士不第，詣宋闕獻策，請造浮梁以濟師。宋遣高品石金振往荆湖造

黃黑龍船數千艘，又以大艦載巨竹，絙自荆渚而下。及命曹彬等出師，乃遣八作使郝守濬等率丁匠營之。議者以爲古未有作浮梁渡大江者，乃先試石脾口，移置采石，三日而成。

那時後主聞知這個消息，以問侍臣張洎。張洎對道：「載籍以來，長江無爲梁之事。」後主也以爲這不過是兒戲，不之注意。況每歲春夏，大江必暴漲起來，謂之黃花水，那裏得以浮渡過來。

但事有出人意料之外。宋師渡江，竟如履平地一樣。黃花水到那時也縮退了，毫不足慮。既至金陵，屯城南十里，閉門守陴。後主原是還一些不知道呢。那時後主以軍旅委皇甫繼勳，機事委陳喬。張洎又以徐元瑀、刁衍爲內殿傳詔。但當時所有驚奏，元瑀等輒屏不報聞。直至後主有一日登城，見宋師列柵於外，旌旗遍野，方大懼，知爲近臣所蔽，遂殺皇甫繼勳。後主卽以書招南都留守劉克貞，代鎮湖口，克貞以病留，不能行。因又招鎮南節度使 朱令贊，令贊乃率勝兵十五萬赴難，旌旗戰艦甚盛。又編木爲棧，長百餘丈，大艦容千人，令贊所乘的尤大，擁甲士，建大將旗鼓，將斷采石浮梁。至皖口，與宋師相遇，卽傾火油焚燒，適爲北風，反焰自焚，軍遂大潰。令贊及戰懼都虞侯王暉，皆被執去。這樣外援既絕，金陵益危。宋師百道攻城，晝夜不休。城中斗米萬錢，人病而死的，互相枕藉。後主

迫不得已，乃又兩遣徐鉉等厚貢方物，至宋求緩兵以守祭祀，太祖皆不能允。新五代史南唐世家有下段的記載：

太祖之出師南征也，煜遣徐鉉朝於京師。鉉居江南，以名臣自負，欲以口舌馳說存其國。及其將見也，大臣亦先入言鉉博學有辯材，宜有以待之。太祖笑曰：「第去，非爾所知也。」明日，鉉朝於廷，仰而言曰：「李煜無罪，陛下師出無名。」太祖徐召之升，使畢其說。鉉曰：「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過失，奈何見伐？」其說累數百言。太祖曰：「爾謂父子者，爲兩家可乎？」鉉無以對而退。

又資治通鑑云：

逾月復遣鉉乞緩師以全一邦之命。鉉見太祖反復論辨不已。太祖怒曰：「不須多言，江南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邪？」

就在那一年（乙亥歲，該是宋太祖開寶八年即九七五年）冬十一月乙未，金陵城陷，將軍呂彥馬承信及弟承俊，帥壯士數百，力戰而死。據說後主在圍城時，尤作長短句臨江仙一闋（詞見後）未就而城已破。

後主本來聞宋師攻城，議遣其子清源公仲，寓出通降款，左右以謂堅壘如此，天象無變，豈可計日取降。等到城既陷後，宮中圖籍萬卷，尤多鍾、王墨寶，後主嘗謂所幸保儀黃氏道：「此皆累世保惜，城若不守，爾可焚之，無使散逸。」至是遂全被焚。勤政殿學士鍾傳，朝服坐於家中，至亂兵來，舉族就死。右內史侍郎陳喬請死，不許，遂自縊死。昇元寺閣高可十丈，那時士大夫及豪民富育婦女，多避難於上，約數百人，被吳越兵舉火焚之，哭聲震天。後主雖於宮中積薪，誓言社稷失守，當攜血屬赴火，至是終於率領司空知左右內史事殷崇義等四十五人，肉袒跪拜，降於大將曹彬的軍門。

曹彬見後主納降，亦答拜爲之盡禮。並諭以歸朝俸祿有限，費用日廣，當厚自齎裝，一歸有司之籍，那就拿不到了。後主乃入宮治裝。裨將梁迥、田欽祚，力爭不可，以爲苟有不虞，咎由誰取。彬笑道：「彼能出降，安能死乎？」又王陶談淵中載此事甚詳，略有出入，附載如下：

曹彬、潘美先登二舟，召燭飲茶，船前設一獨木板道，燭檣之，徘徊不能進。曹令左右翼而登焉。旣一啜，曹謂：「李郎辦裝，詰旦會於此，同赴京師。」潘甚惑之，「詎可放歸？」曹曰：「獨木板尙不能進，畏死甚也，旣許其生赴中國，焉能取死？」衆服其識量。

是日後主以黃金分遺近臣辦裝，至第二日，再由曹彬遣健卒五百人，爲之津致輜重登舟。中有一卒，負籠跌倒，彬立斬之，因此得無絲毫損傷。時天適下雨，後主與百官眷屬，冒雨渡江。既至中流，回顧石城，不禁流淚，因賦詩道：

江南江北舊家鄉。三十年來夢一場。吳苑宮闈今冷落，廣陵臺殿已荒涼。雲籠遠岫愁千片，雨打歸舟淚萬行。兄弟四人三百口，不堪閒坐細思量。

至汴口，後主登普光寺，擎拳讚念，久之始已。明年正月辛未，始抵汴京。乙亥，曹彬上平江南露布，其詞如下：

曹彬等於十一月十七日，齊驅戰士，直取孤城。姦臣無漏於網中，李煜生擒於麾下。千里之氛，羶頻息，萬家之生聚尋安。其在城官吏僧道軍人百姓等，久在偏方，困於虐政，喜逢盪定，皆遂舒蘇。望天朝而無不涕洟，樂皇化而惟皆鼓舞。有以見穹旻助順，海嶽知歸。當聖明臨御之期，是文軌混同之日。卷甲而兵鋒永戢，垂衣而帝祚無窮。臣等俱乏將材，謬司戎律，遙稟一人之睿略，幸成九伐之微勞。其江南國主李煜并僞署臣僚已下若干人，既就生擒，合將獻捷。

時宋太祖御明德樓，以江南常奉正朔，詔有司勿宣露布，止令後主等白衣紗帽，至樓下待罪。後主等既至，詔並釋之，其詞如下：

上天之德，本於好生；爲君之心，貴乎含垢。江南僞主李煜，聚兵峻壘，包蓄日彰，勞銳旅以徂征，傳孤城而問罪。泊聞危迫，累示招攜，何迷復之不悛，果覆亡之自掇。昔者唐堯克宅，非無丹浦之師；夏禹泣辜，不赦防風之罪。朕以道在包荒，恩推惡殺，在昔騾車出蜀，青蓋辭吳，彼皆聞位之降君，不預中朝之正朔，乃頒爵命，方列公侯。爾實爲外臣，戾我恩德，比禪與皓，又非其倫，特升拱極之班，賜以列侯之號。式優待遇，盡捨尤違。可光祿大夫，檢校太傅，右千牛衛上將軍，仍封違命侯。

從此以後，一個堂堂的君主，變作階下的囚虜，雖然名爲封侯，實際上比囚虜過的還是難堪的生活。

八 李後主的被害

後主既降宋後，他的生活當然是十分痛苦。何況他是個多愁善感的詩人，更使他抑鬱不堪。一面像高傲的宋太祖，有時還要用輕笑冷語對待他，真是使他哭笑不得。所謂「此中旦夕，只以眼淚

洗面。」（後主與舊宮人書中語）信非虛言。石林燕語有這樣一段記載，可知他當日難堪的一斑。

江南李煜既降，太祖嘗因曲宴問：「聞卿在國中好作詩。」因使舉得意者一聯。煜沈吟久之，誦其詠扇云：「揖讓月在手，動搖風滿懷。」他日復燕煜，顧近臣曰：「好一個翰林學士！」

「好一個翰林學士，」是取笑他只配做臣，不配稱君，直把他批評得一錢不值了。等太宗即位，始去違命侯，加特進封隴西郡公。雖然進封爲公，而生活仍是十分痛苦，輕笑冷語，也時能聽到。十國春秋云：

太宗嘗幸崇文院觀書，召後主及南漢後主令縱觀，謂後主曰：「聞卿在江南好讀書，此簡策多卿舊物，歸朝來頗讀書否？」後主頓首謝。

而且太宗更較太祖猜忌，嘗使徐鉉來見後主於賜第，後主忽吁嘆道：「當時悔殺潘佑、李平。」徐鉉不敢隱瞞，直告太宗，太宗因此大忌。恰巧七夕那天，後主於賜第中命故伎作樂，聲聞於外。太宗聞之，已是大怒。又傳「小樓昨夜又東風」又「一江春水向東流」句，以爲後主尙戀念故國，心存報復，因命楚王元佐賜後主飲酒。酒醉之後，後主遂中牽機藥。蓋吃了此藥，則病前卻數十回，頭足相就，如

牽機之狀。後主遂於是夕卒。時太平興國三年七月七日也。年四十二。贈太師。封吳王。葬洛陽北邙山。後宋徐鉉爲作吳王墓誌銘云：

盛德百世，善繼者所以主其祀，聖人無外，善守者不能固其存。蓋連歷之所推，亦古今之一貫。其有享蕃錫之寵，保克終之美，殊恩節壤，懿範流光，傳之金石，斯不誣矣。王諱煜，字重光，隴西人也。昔庭堅贊九德，伯陽恢至道，皇天眷祐，錫祚於唐。祖文宗武，世有顯德。載祀三百，龜玉淪胥。宗子維城，蕃衍萬國。江淮之地，獨奉長安。故我顯祖，用膺推戴。焜耀前烈，載光舊吳。二世承基，克廣其業。皇宋將啓，元貺冥符。有周開先，太祖歷試，威德所及，寰宇將同。故我舊邦，祇畏天命，貶大號以稟湖，獻地圖而請吏。故得義動元后，風行域中；恩禮有加，綏懷不世。魯用天王之禮，自越裳釣；鄙存紀侯之國，曾何足貴！王以世嫡嗣服，以古道馭民。欽若彝倫，率循先志。奉蒸嘗，恭色養，必以孝；賓大臣，事耆老，必以禮；居處服御，必以節；言動施舍，必以仁。至於荷全濟之恩，謹蕃國之度，勤修九貢，府無虛月；祇奉百役，知無不爲。十五年間，天眷彌渥。然而果於自信，怠於周防，西鄰起釁，南箕構禍。投杼致慈，親之惑，乞火無辜，媼之辭。始營因壘之師，終後塗山之會。太祖至仁之舉，大賁爲懷；錄勤王之前效，

恢焚謗之廣度，位以上將，爵爲通侯，待遇如初，寵錫斯厚，今上宣猷大麓，敷惠萬方，每侍綸恩，常存開釋。及飛天在運，麗澤推恩，擢進上公之封，仍加掌武之秩，侍從親禮，勉諭優容。方將度越等，崇名數，嗚呼！閔川無舍，景命不融，太平興國三年秋七月八日，遘疾薨於京師里第，享年四十有二。皇上撫几興悼，投瓜軫悲，痛生之不逮，俾歿而加飾，特詔輟朝三日，贈太師，追封吳王，命中使蒞葬。凡喪祭所須，皆從宮給，卽其年冬十月日，葬於河南府某縣某鄉某里，禮也。夫人鄭國夫人周氏，勳舊之族，是生邦媛，蕭雍之美，流詠國風。才實女師，言成閨則。子左千牛衛大將軍某，襟神俊茂，識度淹通。孝悌自表於天資，才略靡由於師訓，日出之前，未易可量。惟王天骨秀穎，神氣清粹，言動有則，容止可觀。精究六經，旁綜百氏，常以爲周、孔之道，不可暫離，經國化民，發號施令，造次於是，始終不渝。酷好文辭，多所述作。一游一豫，必頌宣尼。載笑載言，不忘經義。洞曉音律，精別雅鄭。窮先王制作之意，審風俗淳薄之原，爲文論之，以續樂記。所著文集三十卷，雜說百篇，味其文，知其道矣。至於弧矢之善，筆札之工，天縱多能，必造精純。本以惻隱之性，仍好箕、乾之教，草木不殺，禽魚咸遂。賞人之善，常若不及；掩人之過，惟恐其聞。以至法不勝姦，威不克愛。以厭兵之俗，當用武之世。孔明罕應，變

之略，不成近功；偃王躬仁義之行，終於亡國。道有所在，復何媿與！嗚呼哀哉！二室南峙，三川東注，瞻上陽之宮闕，望北邙之靈樹。旁寂寂兮迴野，下冥冥兮長暮。寄不朽於金石，庶有傳於竹素。其銘曰：

天鑒九德，錫我唐祚。綿綿瓜瓞，茫茫商土。裔孫有慶，舊物重覩。開國承家，疆吳跨楚。喪亂孔棘，我恤疇依。聖人既作，我知所歸。終日靡俟，先天不達。惟藩惟輔，永言固之。道或污隆，時有險易。蠅止於棘，虎遊於市。明明大君，寬仁以濟。嘉爾前哲，釋茲後至。亦覲亦見，乃侯乃公。沐浴之澤，徊翔景風。如松之茂，如山之崇。奈何不淑，連極化窮！舊國疏封，新阡啓室；人諗之謀，卜云其吉。龍章驥德，蘭言玉質。邈爾何往，此焉終畢。儼青蓋兮徘徊，驅素虬兮遲遲。卽隧路兮徒返，望君門兮永辭。庶九原之可作，與緱嶺兮相期。垂斯於億載，樂石兮無虧。

九 李後主的性格

後主天資純孝，事元宗能盡子道，居喪哀毀，杖而後起。聖尊后鍾氏寢疾，後主朝夕侍在身側，衣不解帶，藥必親嘗。既殂之後，毀瘠骨立，也是杖而後起。愛民如子，凡論決死刑，多從未減；有司再三相

爭乃得少正，猶爲垂泣而後應許。陸游南唐書後主本紀有下面一段記載，即可知道他的仁惠。

（後主）嘗獵於青龍山，還如大理寺，親錄繫囚，多所原釋。中書侍郎韓熙載奏獄訟有司之事，固固非車駕所宜臨幸，請罰內庫錢三百萬，以資國用。雖不聽，亦不怒也。

因此他死之時，江南有巷哭者，足見他的感人地方。

然後主頗尚奢侈，嘗在宮中，製銷金紅羅以幕壁，又以白金釘瑇瑁押之，綠釧刷隔眼中，障以朱綃，種梅花於其外。每至七夕延巧，必命宮人用紅白羅百餘疋，作爲月宮天河的形狀。清異錄又載後主奢侈的地方，茲併錄如下：

後主每春盛時，梁棟窗壁柱拱階砌，並作隔簾，密插雜花，榜曰「錦洞天」。

又云：

廬山僧舍有麝囊花一莖，色正紫號紫風流。後主詔取數十根，植於移風殿，賜名「蓬萊紫」。

後主又好於色，既愛昭惠周后，又愛她的女弟小周后，這在他的詞中，是可以到處見到的。如

「奴爲出來難，教君恣意憐，」「雨雲深繡戶，來便語衷素，」（均菩薩蠻）這都是描寫他和小周

后的偷情。至如「拋枕翠雲光，繡衣聞異香，」「眼色黯相鉤，秋波橫欲流，」（均菩薩蠻）「繡牀斜凭嬌無那，」（一斛珠）都是極盡描寫兩周后的妖嬈，可知當時他在宮中生活的燕樂，對兩周后的沈迷。十國春秋又載他與宮人宵娘纏足的故事，極爲豔麗，茲併錄如下：

宵娘纖麗善舞，後主作金蓮高六尺，飾以寶物細帶，纓絡蓮中，作品色瑞蓮。命宵娘以帛纏足，令織小屈上，作新月狀。素韞舞蓮花中，回旋有凌波之態。由是人皆效之。

後主又好於浮屠。就因爲如是，頗廢於政事。於境內崇修佛寺，並改寶公院爲開善道場（時在宋太祖開寶三年即九七〇年。）與小周后頂僧伽帽，著袈裟，誦佛經，拜跪頓顙，至爲痛贅。又普度僧徒，當時給廩米絹帛者，數以千計。甚至於圍城之際，內外隔絕，城中惶怖無死所，後主還至淨居室，聽沙門德明、雲真、義倫、崇節講楞嚴圓覺經。可知他愛好浮屠，真連國事也置在腦後了。又嘗寫金字心經，賜宮人喬氏。後後主薨，喬氏乃出經捨相國寺以資冥福，見者皆爲之悲歎。

最後我們應說到後主的愛好文學了。他在未嗣位時，即在東宮開崇文館以招賢。卽位之後，更置澄心堂，於內苑引能文之士，及徐元橋、元機、元楡、元樞兄弟居其間，討論文學。國亡之時，猶用郵陽

隱士周惟簡爲文館詩易侍講學士，延入後苑，講易否卦，賜惟簡金紫。至於未就而城破的臨江仙，更足表示他對文學的愛好。他愛祖國，他更愛文學，故國亡之後他仍寫了許多詩詞，宋太祖以爲後主若以作詩工夫治國家，豈爲他所擒也。可是這一方面後主固做了一個亡國的罪人，一方面卻做了一個偉大的詩人。宋太祖那裏知道這一些呢？他於詩詞以外，又著雜說百篇，時人以爲可繼曹丕的典論呢。

後主於文學以外，書畫亦工。清異錄云：「後主善書，作顫筆樛曲之狀，遒勁如寒松霜竹，謂之金錯刀。」故在宮中，購藏鍾王以來墨帖至多。宣和畫譜云：「後主丹青，自稱鍾峯隱居。」太平清話云：「後主善墨竹，」足見他的繪事，也有見長的地方。

附錄 李後主的年譜

南唐烈祖昇元年（九三七）一歲

後主於七月七日生。名從嘉，字重光。

昇元二年（九三八）二歲

約於其年封安定郡公。馬令南唐書烈祖本紀云：「諸孫皆郡公。」卽在是年。

昇元三年（九三九）三歲

昇元四年（九四〇）四歲

昇元五年（九四一）五歲

昇元六年（九四二）六歲

元宗保大元年（九四三）七歲

保大二年（九四四）八歲

保大三年（九四五）九歲

保大四年（九四六）一〇歲

保大五年（九四七）一一歲

保大六年（九四八）一二歲

保大七年（九四九）一三歲

淮上兵起，爲神武軍都虞候沿淮巡撫使。（見馬令南唐書）

保大八年（九五〇）一四歲

保大九年（九五一）一五歲

保大一〇年（九五二）一六歲

保大一年（九五三）一七歲

保大二年（九五四）一八歲

與周氏娥皇結婚。周氏大後主一歲，浣谿紗玉樓春、更漏子、一斛珠等詞，均於此以後開始寫作。

保大一三年（九五五）一九歲

十二月，爲沿江巡撫使（見陸游南唐書）

保大一四年（九五六）二〇歲

約於其年，徙封鄭王。

保大一五年（九五七）二一歲

中興元年（九五八）二二歲

南唐奉周正朔，去帝號，稱國主。凡天子儀制，皆從降損。周后生仲寓，字叔章。

周世宗顯德六年（九五九）二三歲

九月文獻太子弘冀薨，四兄皆早亡，後主以次封爲吳王。拜尙書令知政事，居於東宮。

宋太祖建隆元年（九六〇）二四歲

建隆二年（九六一）二五歲

二月，元宗遷於南都，立後主爲太子，留金陵監國。以嚴續、殷崇義輔之，張洎主牋奏。六月，元宗崩，後主嗣立於金陵，更名煜。大赦境內。尊母鍾后爲聖尊后，（因后父名秦章，故不稱太后）。立妃周氏爲國后。餘進位有差。遣中書侍郎馮延魯至宋，奉表陳襲位。凡奉朔稱號等禮，統遵周舊。宋太祖賜詔答之，自是始降詔。八月，迎喪至金陵。且告哀於宋，請追復帝號。宋太祖許之。十月，宋遣樞密承旨王文來賀襲位。初，元宗雖臣於周，只去帝號，此外猶用王者之禮，至是後主始易紫袍見使者，使退方如初服。周后生仲宣，小字瑞保。

建隆三年（九六二）二六歲

三月，遣馮延魯入貢於宋。六月，遣客省使翟如璧入貢於宋。十一月，遣水部郎中顧瑛入貢於宋。南唐至是已逐漸衰弱。

乾德元年（九六三）二七歲

十二月，後主表宋，乞罷詔書不名之禮，不從。初，金陵殿闕，皆用鴟吻，自乾德以後，宋使至則去

之，使還復設。

乾德二年（九六四）二八歲

三月始行鐵錢，命吏部侍郎修國史韓熙載知貢舉，放進士王崇古等九人。既又命中書舍人徐鉉、舒雅等五人，雅等不就，後主乃自命詩賦題，以中書官蒞其事，五人皆見黜。九月封子仲寓爲清源郡公，仲宣爲宣城郡公。十日，仲宣薨，年四歲，追封岐王。十一月周后殂，年二十九，諡曰昭惠。小周后亦約於其年入宮。菩薩蠻、長相思等詞，梅花感懷等詩，疑於此以後時間所作。

乾德三年（九六五）二九歲

正月葬周后於懿陵，後主哀自製誄，刻之於石。九月聖尊后鍾氏殂，諡曰光穆皇后，冬葬於順陵。遣使獻宋銀二萬兩，金銀龍鳳茶酒器數百事。

乾德四年（九六六）三〇歲

八月遣龔慎儀持書使南漢，約與俱事於宋。

乾德五年（九六七）三一歲

春，命兩省侍郎，諫議給事中，中書舍人，集賢勳政殿學士，更直光政殿，召對，咨訪率至夜分。後主以羣臣議論，率不如旨，一日歎曰：「周公、仲尼，忽去人遠，吾道蕪塞，其誰與明！」乃著爲雜說數千言，曰：「特垂此空文，庶幾百世之下，有以知吾心耳。」（見釣磯立談）

開寶元年（九六八）三二歲

十一月，立周氏爲國后，被寵過於昭惠后。初納采時，後主命校鵝代白雁，被以文繡，使銜書特舉親迎之禮。民衆往觀者，盈數萬人。甚或登屋頂至有墜瓦而斃者，其盛況可以想見。

開寶二年（九六九）三三歲

冬，後主較獵於青龍山，還憩大理寺，親錄繫囚，原貸甚衆。中書侍郎韓熙載奏獄訟有司之事，固圍之中非車駕所至，請捐內帑錢三百萬，以充庫用。後主從之，是歲普度諸郡僧。

開寶三年（九七〇）三四歲

春，命境內崇修佛寺，改寶公院爲開善道場，後主與小周后，頂僧伽帽，衣袈裟，誦佛經，拜跪頓顙，至爲癡贅，由是金陵城中，僧徒迫至數千，統給廩米絹帛以供之。

開寶四年（九七一）三五歲

春，遣使至宋，貢占城、閩婆、大食國所送禮物。十月，後主聞宋滅南漢，大懼，遣太尉、中書令韓王從善朝貢，改唐國主爲江南國主。請罷詔書不名，許之。從善去後，被留京中，於是四時宴會皆罷。後主登高賦文，有云：「原有鴿兮相從飛，嗟嗟季兮不來歸。」常怏怏以國蹙爲憂。冬，有商人來告宋造戰艦數千艘，艤於荊南，請密往焚之。後主懼不敢從。

開寶五年（九七二）三六歲

二月，後主下令貶損儀制，改詔爲教。降封子弟，封王者皆爲公。官號亦從改易，以避中朝。去殿闕鳴吻，不復用。以宋長春節，貢錢三十萬緡。

開寶六年（九七三）三七歲

五月，後主聞宋欲興師，遣使上表，願受爵命，不許。十月，內史舍人潘佑上書切諫，佑素與戶部侍郎李平交厚，後主以爲事皆由平所爲，先以平下大理，並收佑。佑自殺，平亦縊死獄中。

甲戌歲（九七四）三八歲

秋，宋遣閣門使梁迥來，徵後主人朝，後主不答。又遣知制誥李穆爲國信使持詔來，後主辭以疾，仍不去。於是宋遣曹翰率師先出江陵，曹彬、李漢瓊、田欽祚率舟師繼發。後又命潘美、劉遇、梁迥率師水陸並進。十月，後主遣從益貢帛二十萬疋，白金二十萬斤。又遣潘慎修貢宴帛萬疋，錢五百萬。一面築城聚糧，大爲守備。十月，宋師陷池州，後主於是下令戒嚴，去開寶紀年，稱甲戌歲。旋又陷蕪湖，吳越亦大舉來犯。又破采石磯，遣浮梁渡江，直至金陵。時後主猶聽沙門德明等講楞嚴圓覺經。因其時後主常爲近臣所蔽，故不知城外已如是危急。

乙亥歲（九七五）三九歲

二月，宋師拔金陵闕城。後主殺神衛都指揮使皇甫繼勳。秋，鎮南節度使朱令贇勝兵十五萬赴難，全軍皆潰。後主又兩遣徐鉉等厚貢方物求宋緩兵，以守祭祀，皆不報。十一月，城陷，將軍高彥、馬承信及弟承俊皆戰死。後主猶作長短句臨江仙，未就而城已破。遂率殷崇義等四十五人，肉袒降於軍門。宋將曹彬得整軍而入。後主冒雨渡江，賦詩寄意。

開寶九年（九七六）四〇歲

正月辛未至汴京。宋太祖御明德樓，令後主等白衣紗帽至樓下待罪，詔並釋之。拜後主爲光祿大夫，檢校太傅，右千牛衛上將軍，仍封違命侯。十月太祖崩，太宗卽位，始去違命侯，加特進封隴西郡公。望江南、浪淘沙等詞約作於此後一二年間。

太宗太平興國二年（九七七）四一歲

後主自言其貧，宋太宗命增給月奉，仍予錢三百萬。太宗幸崇文院，召後主觀書，對後主道：「聞卿在江南好讀書，此簡策多卿舊物，歸朝來頗讀書否？」後主頓首謝。

太平興國三年（九七八）四二歲

宋太宗嘗命徐鉉見後主於賜第，後主相見大泣，頗以當時誤殺潘佑、李平爲悔。徐鉉不敢隱，歸告太宗，太宗頗爲含恨。七月七日爲後主生日，在賜第中命故伎作樂，聲聞於外。太宗聞之大怒，又傳後主作虞美人詞，有「小樓昨夜又東風」「一江春水向東流」句，遂併坐之，賜後主牽機藥，遂於其夕薨。（徐鉉、吳王墓誌作八日）贈太師，封吳王，葬洛陽北邙山。小周后聞知，悲哀不自勝，不久亦薨。

下編 綺麗哀感的作品

關於李後主的作品，據徐鉉、吳王墓誌所載，有文集三十卷，雜說百篇。但這些今皆不傳。今所傳者，只有悼昭惠周后的詠詞等數篇，和六十餘首的詩詞而已。其中詩十八首，見於全唐詩所輯，詞的首數，諸本不一。明萬曆四十八年常熟呂遠刻本，作三十六首。近人所刻晨風閣叢書本，則多出九首，似較爲最完備的。但後主原有的所作，當不止此數，但看元白樸的感南唐故宮、隱括後主詞（見水調歌頭）就可知道散佚已頗多了。其詞如下：

南郊舊壇在，北渡昔人空。殘陽澹澹無語，零落故王宮。前日雕欄玉砌，今日遺臺老樹，尙想霸圖雄。誰謂埋金地，都屬賣柴翁。慨悲歌，懷故國，又東風。不堪往事，多少回首夢魂同。借問春花秋月，幾換朱顏綠鬢，荏苒歲華終。莫上小樓上，愁滿月明中。

此詞原是隱括後主的詞而成，今詞中所知，惟「雕欄玉砌」「春花秋月」等數語而已，則可知其詞

的散佚，照原數當在十分之一以上了。

但雖然只有這僅僅的四十五首詞（實際裏面尚有數首非後主所作，如更漏子兩首可疑爲溫庭筠作，蝶戀花可疑爲李冠作，浣谿沙的轉燭飄蓬一首可疑爲馮延巳作，長相思的一重山一首可疑爲鄧肅作，故實只四十首較爲最可靠的。）我們已可以看出他偉大的地方了。我們對於後主的文學天才，已應該十分的欽佩了。雖然他是一個亡國的帝王，他對於治國似乎是一個下驕之材；然而這些畢竟與文學無關，正因為他亡了國，使他的境遇產生了偉大的作品。所謂「窮而後工」後主的成就倒是得之於此的。我們現在不來談他的詩文，專來談他的詞罷！

關於他的詞的評價，老實說大多都是稱讚不置的。總之，他能道出人們共同的歡樂，人們共同的悲哀。他和大周后小周后的纏綿，這種香豔的描寫，是都如「活色生香」的一般。等到大周后的死，國家又逐漸陷於衰弱的境地，他的憂傷憔悴，又皆曲盡其妙，句句能打動人的心坎。至於國亡之後，他的所寫，更是沈痛悲涼，正如近人王國維所謂「以血書」者也。惟其是血，故更能打動人心，直使人爲之同鳴，人爲之同哭。把當時亡國的悲哀，直顯示於我們的眼前。古今來詞人的描寫，沒有像

他這樣的深刻的。以下我們把他的詞，分爲三時期來研究。

一 第一時期的詞

第一時期的詞，可以用「綺麗溫豔」四字來形容牠。這因爲他在這一個時期裏，過的是帝王生活，（雖然當時已臣屬於宋，但還不過是形式上一個取名而已。）又有美妻（指昭惠周后）陪伴着他。閒來的時候，不是在宮裏觀舞，便是在房內調情。偏巧那時小周后也進得宮來，她的美麗也不亞於她的姊姊；當然她更具有有一種黃華處女可愛的地方，於是我們安閒無事的後主，便會於周后調情以外，偷偷地又和小周后去幽會的。那是一種多麼神祕多麼羨人的生活，我們的後主也不得不極盡的歌詠起來了。他讚美周后的妖嬈，他更讚美小周后的嬌羞。那種偷偷摸摸的神情，使他愈覺得小周后的可愛。於是他在這兩重纏綿之下，什麼都覺得使他滿足，什麼都使他歌出溫香的豔語來。好在這時代的宋主，也只叫他貢些銀物就够，並不怎樣的侵略他，因此他在沈醉之中，除了歡娛之外，真不知世間還有什麼的悲哀了。這一個時期要包括他和周后結婚起（九五四）直

至周后死（九六四）的爲止，也正是他十八歲至二十八歲那十年中間。這種溫豔的詞句，流傳於今的，大約有三十餘首。我們現在先看他描寫周后的妖嬈：

晚妝初過，沈檀輕注些兒個。向人微露丁香顆；一曲清歌，暫引櫻桃破。
羅袖裊殘殷色可，杯深旋被香醪澆。繡牀斜凭嬌無那；爛嚼紅茸，笑向檀郎唾。

——斛珠

你看，他把周后的舌形容做「丁香顆」，周后的口好似「櫻桃」，這種已是够銷魂了。結末又說出「繡牀斜凭嬌無那」，直把一個風流的少婦活活的顯現在我們眼前。那「爛嚼紅茸，笑向檀郎唾。」這正如現代女子好吃留蘭香糖，一樣的使人動魄。又如他寫周后的歌舞：

紅日已高三丈透，金鑪次第添香獸，紅錦地衣隨步皺。佳人舞點金釵溜，酒惡時拈花蕊顫，別殿遙聞簫鼓奏。

——浣谿沙

晚妝初了明肌雪，春殿嬪娥魚貫列。鳳簫吹斷水雲間，重按霓裳歌遍徹。臨春誰更飄香屑，醉拍闌干情味切，歸時休照燭花紅，待放馬蹄清夜月。

——下樓春一作木蘭花

你看，他日夜觀看周后的歌舞，遙想當時宮中滿儲香氣，一面奏着簫鼓，一面載歌載舞，弄得他流連

忘返，沈迷於逸樂之中。但這些實還不見他詞的長處，他的長處還是在寫和小周后偷偷摸摸幽會之情。試看：

花明月黯飛輕霧，今朝好向郎邊去。
袂步香階，手提金縷鞋。
畫堂南畔見，一向偎人顫。奴爲出來難，教君恣意憐。

銅簧韻脆鏘寒竹，新聲慢奏移纖玉。
眼色黯相鉤，秋波橫欲流。
雨雲深繡戶，來便諧衷素。
識罷又成空，夢迷春睡中。

——菩薩蠻

此所謂「情真景真，與空中語自別。」（清許昂霄評語）真是實情實寫，故會使人格外覺得體貼。「袂步香階，手提金縷鞋」此種偷偷摸摸的神情，全被道出。而「畫堂南畔見，一向偎人顫」更把一個弱怯少女的情態，全盤畢露。至於「眼色黯相鉤，秋波橫欲流」尤把小周后脈脈含情的態度，一句說盡了。可是幽會不長，畢竟「識罷又成空」，要「夢迷春睡中」了，這又是使人如何回味的描寫。

總之，後主這時期的作品，是使人羨慕，是使人戀念。本來歡樂作品極難描寫，而後主卻能於輕

描淡寫之中，全情道出。不是聖手，那得有此成就呢？

二 第二時期的詞

第二時期的詞，則與第一時期的詞大異其趣了。第一時期的詞，好像春色滿園，極盡綺豔之能事，第二時期的詞，則漸轉變爲蕭嫻之音。起來了。原是那時周后已殂，好景已過。同時宋室亦已漸漸壓迫南唐，甚至損儀制，改官號。那時的南唐已漸漸等於有名無實的了。宋太祖也常借端招他入京，否則便要用重兵相逼。因此他歡樂的夢醒了，雖然有小周后的寵愛，然而環境畢竟使他不能再歡樂了。且既傷周后，周后畢竟是他所暱愛的，多少也受了一種刺激，所謂觸景傷情，往往有無限的感慨。其詞由浮華而嚴肅，由溫豔而沉痛。他第一當然是想念周后如：

雲一緺，玉一梭，澹澹衫兒薄薄羅，輕顰雙黛螺。秋風多，雨相和，簾外芭蕉三兩窠，夜長人奈

何！

——長相思

他由是漸患失眠之症了。想起「輕輕衫兒薄薄羅」的美妻，那得不爲之「夜長人奈何」的失眠

呢？又如：

櫻花落盡階前月，象牀愁倚熏籠。遠是去年今日，恨還同。雙鬟不整雲顛，淚沾紅抹胸。何

處相思苦？紗牕醉夢中。

——謝新恩

想起「去年今日」，真是要「淚沾紅抹胸」呢？這都是他悼亡的哀感，與過去但覺歡慰的生活大不相同了。再如：

別來春半，觸目愁腸斷。砌下落梅和雪亂，拂了一身還滿。雁來音信無憑，路遠歸夢難成。離

恨恰如春草，更行更遠還生。

——清平樂

東風吹水日銜山，春來長時間。落花狼籍酒闌珊，笙歌醉夢間。佩聲悄，晚妝殘，憑誰整翠鬟？

留連光景惜朱顏，黃昏獨倚闌。

——阮郎歸

這兩首都是紀念他的弟弟從善去宋不返的離恨詞。原是當時宋滅南漢，後主大懼，乃遣從善朝貢，稱江南國主。但從善去後，太祖留不令返，一面意欲也令後主入朝。後主因此感國蹙爲憂，每憑高北望，輒爲之泣下，故有「觸目愁腸斷」，「黃昏獨倚闌」的描寫。這時期該是周后死後（九六五）

起至肉袒迎降（九七五）爲止，正是他二十九歲至三十九歲十年之間。而他在城破未就的臨江，更是一字一珠，淒涼怨慕，直是亡國之音了。

櫻桃落盡春歸去，蝶飜輕粉雙飛，子規啼月小樓西。玉鉤羅幕，惆悵暮煙垂。別巷寂寥人散後，望殘煙草低迷，蘊香聞裊鳳皇兒。空持羅帶，回首恨依依。

相傳後主只寫至「望殘煙草低迷」爲止，此則依據耆舊續聞，謂臨江仙塗注數字，未嘗不全。實則以後主的才思，雖在危窘之間，固亦不難續此三句也。

三 第三時期的詞

第三時期的詞，乃真如子規啼血一般淒清。由一個堂堂的國主，變作階下的囚虜，其痛楚可以想見了。且後主本是個多感善愁的人，至此更是盡情謳歌。謳歌他胸中的「恨」，胸中的「愁」。他想起故國，淚就滿懷。他不想罷，然而眼前還依稀見得舊時的上苑，舊時的宮殿，甚至舊時的江山，舊時的歡夢。這一時期的詞最足代表他的真摯的意境，高超的藝術。所謂以血淚書成者也，信非虛言。

後主之詞之所以爲千古傳誦，其得力實在於這一時期的著作。後人之譽與「南面王」（沈謙語）「詞中之帝」（王鵬運語）也由於被他這幾首詞所感動而來。這不過是他歸宋（九七六）至死（九七八）短短三年之間的作品，然卻超過於他前二十年的所著作了。而他之被害，竟也是爲了這幾首詞呢？他竟爲詞而喪了他的生命，然而他的生命固被詞所犧牲了，同時也正因此而格外獲得了他在詞壇的地位了。試看宋太宗最切恨的一首詞：

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雕闌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

——虞美人

所謂「小樓昨夜又東風」，「一江春水向東流」，便是宋太宗所最切恨的。這兩個「東」字，便是他太思故國了，馬令謂爲身爲亡虜，猶有故國之思，何大愚之不靈也？若此，真是不近人情的批評。

多少恨，昨夜夢魂中；還似舊時遊上苑，車如流水馬如龍，花月正春風！

閒夢遠，南國正清秋；千里江山寒色暮，蘆花深泊孤舟，笛在月明樓。

——望江南

這是紀念他的「上苑」，紀念他的「江山」，非血非淚，還是什麼東西？

林花謝了春紅，太匆匆；無奈朝來寒雨晚來風。胭脂淚，留人醉，幾時重？自是人生長恨水長

東。

——烏夜啼

無言獨上西樓，月如鉤；寂寞梧桐深院鎖清秋。剪不斷，理還亂，是離愁；別是一般滋味在心頭。

——相見歡

簾外雨潺潺，春意闌珊，羅衾不耐五更寒。夢裏不知身是客，一晌貪歡。獨自莫凭闌，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時難。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

——浪淘沙

此種情景，都只有他道得出，說得破。林花謝了春紅，全是雨吹風打的緣故。離愁是剪也剪不斷的，越理越會紊亂。流水落花春去了，可是在天上呢？還是在人間？詞人哀怨之思，悲絕之念，盡在此中顯露。即使太宗不加害於他，怕是不久次間，他也早自謝世去了。他不忍看這些林花，不忍看這種新月，更不忍看這無限的江山。江山依舊，可是他自己呢？名為公侯，實同囚犯，他忍耐不得，他不像有的可以燕樂就隨便燕樂過去，他早想死了，只是沒有吐盡他胸中百般的鬱結而已。他吐盡後，該是他就死的時候了。太宗也太愚了，何必幹這番賜藥的勾當，徒令後人的遺恨呢。

總之，後主的詞，隨他的環境而轉變。真正偉大的文學作品原不是無病呻吟，隨人生而轉移的。文學作品乃是表現人生的，後主的詞全是表現他的人生。他在歡樂時寫歡樂的詞，他在悲哀時寫悲哀的詞，絕無強顏作態，裝腔作勢之處。故其情摯景切，乃能描寫得十分深刻，十分感人。今以諸家對於後主詞的批評，摘要如下，作為本文的結論。

後主目重瞳子，樂府爲宋人一代開山。蓋溫、韋雖藻麗，而氣頗傷促，意不勝辭。至此君方爲當行作家，清便婉轉，詞家王孟。

後主疎於治國，在詞中猶不失爲南面王；覺張郎中、宋尚書，直銜官耳。

——沈雄古今詞話引沈謙語

至。花間之詞，如古玉器，貴重而不適用。宋詞適用而少質重。李後主兼有其美，兼饒煙水迷離之

——納蘭成德綠水亭雜識

李重光風流才子，誤作人主，至有人宋牽機之恨。其所作之詞，一字一珠，非他家所能及也。

——余懷玉琴齋詞序

予謂重光天籟也，恐非人力所及。

——周之琦詞評

李後主詞，如生馬駒，不受控捉。

毛嬙西施，天下美婦人也，嚴妝佳，淡妝亦佳，粗服亂頭，不掩國色。飛卿嚴妝也，端已淡妝也，後

主則粗服亂頭矣。

——周濟介存齋論詞雜著

後主之詞，足當太白詩篇，高奇無匹。

——譚獻譚評詞辨

詞至南唐，二主作於上，正中和於下，詣微造極，得未曾有。宋初諸家，靡不祖述二主，憲章正中，

譬之歐、虞、褚、薛之書，皆出逸少。

——馮煦陽春集序

蓮客居士（後主別號）詞，超逸絕倫，虛靈在骨，芝蘭空谷，未足比其芳華；笙鶴瑤天，詎能方茲清怨。後啓之秀，格調氣韻之間，或月日至，得十一於千百。若小晏，若徽廟，其殆庶幾。斷代南渡，嗣音闕然，蓋間氣所鍾，以謂詞中之帝，當之無媿色矣。

——王鵬運半塘老人遺稿

詞至李後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變伶工之詞而爲士大夫之詞。周介存置諸溫、韋之下，可謂顛倒黑白矣。「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金荳、浣花能有此

氣象耶？

詞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故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是後主爲人君所短處，亦卽爲詞人所長處。

客觀之詩人不可不多閱世，閱世愈深則材料愈豐富，愈變化，水滸傳、紅樓夢之作者是也。主觀之詩人不必多閱世，閱世愈淺則性情愈真，李後主是也。

尼采謂一切文學，余愛以血書者，後主之詞真所謂以血書者也。宋道君皇帝燕山亭詞亦略似之。然道君不過自道身世之戚，後主則儼有釋迦、基督擔荷人類罪惡之意，其大小固不同矣。

——王國維人間詞話

附錄 李後主的作品

一 詞四十五首

浣谿沙

紅日已高三丈透，金鑪次第添香獸，紅錦地衣隨步皺。
佳人舞點金釵溜，酒惡時拈花蕊顫，別殿遙聞簫鼓奏。

一斛珠

晚妝初過，沈檀輕注些兒個。向人微露丁香顆。一曲清歌，暫引櫻桃破。
羅袖裊殘殷可，杯深旋被香醪澆。繡牀斜凭嬌無那。爛嚼紅茸，笑向檀郎唾。

玉樓春 一作木蘭花

晚妝初了明肌雪，春殿嬪娥魚貫列。鳳簫吹斷水雲間，重按霓裳歌遍徹。臨春誰更飄香屑，醉拍闌干情味切。歸時休照燭花紅，待放馬蹄清夜月。

菩薩蠻

蓬萊院閉天台女，畫堂畫寢人無語。拋枕翠雲光，繡衣閒異香。潛來珠鑲動，驚覺銀屏夢。慢臉笑盈盈，相看無限情。

花明月黯飛輕霧，今朝好向郎邊去。袂轡步香階，手提金縷鞋。畫堂南畔見，一向偎人顫。奴爲出來難，教君恣意憐。

銅簧韻脆鏘寒竹，新聲慢奏移纖玉。眼色黯相鉤，秋波橫欲流。雨雲深繡戶，來便諧衷素。讌罷又成空，夢迷春睡中。

更漏子

金雀釵，紅粉面，花裏暫時相見。知我意，感君憐，此情須問天。香作穗，蠟成淚，還似兩人心意。珊

枕膩，錦衾寒，覺來更漏殘。

喜遷鶯

曉月墜，宿雲微；無語枕頻敲，夢回芳艸思依依。天遠雁聲稀。啼鶯散，餘花亂，寂寞畫堂深院。片紅休掃儘從伊，留待舞人歸。

後庭花破子

玉樹後庭前，瑤草妝鏡邊。去年花不老，今年月又圓。莫教偏，和月和花，天教長少年。

子夜歌

尋春須是先春早，看花莫待花枝老。繚色玉柔擎，醺浮燕而清。何妨頻笑粲，禁苑春歸晚。同醉與閒平，詩隨羯鼓成。

漁父

浪花有意千重雪，桃李無言一隊春。一壺酒，一竿綸，世上如儂有幾人！

一櫂春風一葉舟，一綸繭纓一輕鉤。花滿渚，酒滿甌，萬頃波中得自由。

采桑子

亭前春逐紅英盡，舞態徘徊。細雨霏微，不放雙眉時暫開。綠牕冷靜芳音斷，香印成灰。可奈情懷，欲睡朦朧入夢來。

轆轤金井梧桐晚，幾樹經秋。晝雨新愁，百尺蝦鬚在玉鉤。瓊牕春斷雙蛾皺，回首邊頭。欲寄鱗遊，九曲寒波不溯流。

蝶戀花

遙夜亭皋閒信步，乍過清明，早覺傷春暮。數點雨聲風約住，朦朧澹月雲來去。桃李依依春黯度，誰在秋千，笑裏低低語。一片芳心千萬緒，人間沒個安排處。

此詞本事曲、花庵詞選均題李冠作。

更漏子

柳絲長，春雨細，花外漏聲迢遞。驚寒雁，起城烏，畫屏金鷓鴣。香霧薄，透重幕，惆悵謝家池閣。紅

燭背，繡帷垂，夢長君不知。

此詞花庵詞選題溫庭筠作。

楊柳枝

風情漸老見春羞，到處芳魂感舊遊；多見長條似相識，強垂煙穗拂人頭。

此詞全唐詩題作賜宮人慶奴詩。晨風閣本則作爲柳枝詞。

謝新恩

金牕力困起還慵。

秦樓不見吹簫女，空餘上苑風光。粉英金蕊自低昂，東風惱我，纔愛一襟香。瓊牕□夢留殘日，

當年得恨何長！碧闌干外映垂楊，暫時相見，如夢懶思量。

櫻花落盡階前月，象牀愁倚熏籠。遠是去年今日，恨還同。雙鬢不整雲顛顚，淚沾紅抹胸。何處

相思苦？紗牕醉夢中。

庭空客散人歸後，畫堂半捲珠簾。林風淅淅夜厭厭，小樓新月，回首自纖纖。春光鎖在人空老，

新愁往恨何窮！金刀力困起還慵，一聲羌笛驚起醉怡容。

櫻花落盡春將困，秋千架下歸時；漏暗斜月遲遲，在花枝。微曉紗牕下，待來君不知。
冉冉秋光留不住，滿階紅葉暮。又是過重陽，臺榭登臨處，茱萸香墜。紫鞠氣，飄庭戶，晚煙籠細雨。誰離新雁咽寒聲，愁恨年年長相似。

以上六詞，劉繼增校箋本，注謂出孟郡王家墨寶。疑當時紙幅斷爛，錄者僅依錯簡如此。故一三五六諸首均有闕脫。

清平樂

別來春半，觸目愁腸斷。砌下落梅和雪亂，拂了一身還滿。雁來音信無憑，路遠歸夢難成。離恨恰如春草，更行更遠還生。

阮郎歸

東風吹水日銜山，春來長是閒。落花狼籍酒闌珊，笙歌醉夢閒。佩聲悄，晚妝殘，憑誰整翠鬟？留連光景惜朱顏，黃昏獨倚闌。

擣練子

深院靜，小庭空，斷續寒砧斷續風。無奈夜長人不寐，數聲和月到簾櫳。
雲鬢亂，晚妝殘，帶恨眉兒遠岫攢。斜托香腮春筍嫩，爲誰和淚倚闌干？

長相思

一重山，兩重山，山遠天高煙水寒，相思楓葉丹。
菊花開，菊花殘，塞雁高飛人未還，一簾風月閒。
雲一緺，玉一梭，澹澹衫兒薄薄羅，輕顰雙黛螺。
秋風多，雨相和，簾外芭蕉三兩窠，夜長人奈何！

三臺令

不寐倦長更，披衣出戶行。月寒秋竹冷，風切夜窗聲。

臨江仙

櫻桃落盡春歸去，蝶雛輕粉雙飛，子規啼月小樓西。玉鉤羅幕，惆悵暮煙垂。
別巷寂寥人散後，望殘煙草低迷，鑪香閒裊鳳皇兒。空持羅帶，回首恨依依。

破陣子

四十年來家國，三千里山河；鳳閣龍樓連霄漢，玉樹瓊枝作煙蘿；幾曾識干戈！一旦歸爲臣虜，沈腰潘鬢銷磨。最是倉皇辭廟日，教坊猶奏別離歌，揮淚對宮娥。

此詞後人以爲非後主真作，因全詞絕似旁觀者對於後主之事加以歎息者。

望江南

多少恨，昨夜夢魂中；還似舊時游上苑，車如流水馬如龍，花月正春風。
多少淚，斷臉復橫頤。心事莫將和淚說，鳳笙休向淚時吹，腸斷更無疑。
閒夢遠，南國正芳春；船上管弦江面綠，滿城飛絮混輕塵，忙殺看花人。
閒夢遠，南國正清秋；千里江山寒色暮，蘆花深處泊孤舟，笛在月明樓。

相見歡 一作烏夜啼

林花謝了春紅，太匆匆；無奈朝來寒雨晚來風。胭脂淚，留人醉，幾時重？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
無言獨上西樓，月如鉤；寂寞梧桐深院鎖清秋。剪不斷，理還亂，是離愁；別是一般滋味在心頭。

烏夜啼

昨夜風兼雨，簾幃颯颯秋聲。燭殘漏斷頻敲枕，起坐不能平。世事漫隨流水，算來夢裏浮生。醉鄉路穩宜頻到，此外不堪行。

子夜歌

人生愁恨何能免，銷魂獨我情何限。故國夢重歸，覺來雙淚垂。高樓誰與上，長記秋晴望。往事已成空，還如一夢中。

浣谿紗

轉燭飄蓬一夢歸，欲尋踪蹟恨人非。天教心願與身違。待月池臺空逝水，蔭花樓閣漫斜暉。登臨不惜更霑衣。

虞美人

風回小院庭蕪綠，柳眼春相續。凭闌半日獨無言，依舊竹聲新月似當年。笙歌未散尊罍在，池面冰初解。燭明香黯畫樓深，滿鬢清霜殘雪思難任。

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雕闌玉砌應猶在，只

是朱顏改。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

浪淘沙

簾外雨潺潺，春意闌珊。羅衾不耐五更寒。夢裏不知身是客，一晌貪歡。獨自莫凭闌，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時難。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

往事只堪哀，對景難排。秋風庭院蘚侵階。一行珠簾閒不捲，終日誰來？金劍已沈埋，壯氣蒿萊。

晚涼天靜月華開，想得玉樓瑤殿影，空照秦淮。

二 詩十七首

（全唐詩錄十八首，內賜宮人慶奴，實卽楊柳枝，已錄入詞中，故闕一首。）

悼詩

仲宣卒，後主哀甚，然恐重傷昭惠，常默坐飲泣而已，因爲詩以寫志。

永念難消釋，孤懷痛自嗟。雨深秋寂寞，愁引病增加。咽絕風前思，昏瞶眼上花。空王應念我，窮子正迷家。

挽昭惠后辭

珠碎眼前珍，花凋世外春。未銷心裏恨，又失掌中身。玉筍猶殘藥，香奩已染塵。前哀將後感，無淚可沾巾。

謝東風。
豔質同芳樹，浮危道路同。正悲春落實，又苦雨傷叢。穠艷今何在？飄零事已空。沉沉無問處，千載

感懷

昭惠后卒，後主哀苦骨立，杖而後起。每於花朝夕，無不傷懷。

又見桐花發舊枝，一縷煙雨暮淒淒。憑闌惆悵人誰會？不覺潸然淚眼低。
層城無復見嬌姿，佳節纏哀不自持。空有當年舊煙月，芙蓉城上哭蛾眉。

梅花

後主嘗與周后移植梅花於珥光殿之西，及花時而后已殂，因成詩見意。
殷勤移植地，曲檻小闌邊。共約重芳日，還憂不盛妍。阻風開步障，乘月漑寒泉。誰料花前後，蛾眉

卻不全！

失卻煙花主，東君自不知。清香更何用，猶發去年枝。

書靈筵手巾

浮生共顛顛，壯歲失嬋娟。汗手遺香漬，痕眉染黛煙。

書琵琶背

周后通書史，善音律，尤工琵琶。元宗賞其藝，取所御琵琶，時謂之燒槽者賜焉。燒槽卽蔡邕焦桐之義，或謂斲材而斲之，或謂因熱而存之。后臨殂，以琵琶及常臂玉環親遺後主。

侑自肩如削，難勝數縷條。天香留鳳尾，餘煖在檀槽。

送鄧王十二弟從益牧宣城

開寶初，從益出鎮宣城，後主率近臣賦詩餞綺霞閣，而自爲詩序以送之。序略云：「秋山滴翠，暮壑澄空，愛公此行，暢乎遐覽。」

且維輕舸更遲遲，別酒重傾惜解攜。浩浪侵愁光蕩漾，亂山凝恨色高低。君馳檣杙性何極，我悲

闌干日向西。咫尺煙江幾多地，不須懷抱重淒淒。

九月十日偶書

晚雨秋陰酒乍醒。感時心緒杳難平。黃花冷落不成豔，紅蕖颼颼競鼓聲。背世返能厭俗態，偶緣猶未忘多情。自從雙鬢斑斑白，不學安仁卻自驚。

秋鶯

殘鶯何事不知秋？橫過幽林尙獨遊。老舌百般傾耳聽，深黃一點入煙流。棲遲背世同悲魯，瀏亮如笙碎在喉。莫更留連好歸去，露華淒冷蓼花愁。

病中感懷

顛顛年來甚，蕭條益自傷。風威侵病骨，雨氣咽愁傷。夜鼎唯煎藥，朝盞半染霜。前緣竟何似，誰與問空王？

病中書事

病身堅固道情深，宴坐清香思自任。月照靜居唯擣藥，門扃幽院只來禽。庸醫嬾聽詞何取，小婢

將行力未禁。賴問空門知氣味，不然煩惱萬塗侵。

病起題山舍壁

山舍初成病乍輕，杖藜山褐稱閑情。爐開小火深回煖，溝引新流幾曲聲。暫約彭涓安朽質，終期宗遠問無生。誰能役役塵中累，貪合魚龍搆強名。

題金縷子後并序

梁元帝謂王仲宣昔在荊州著書數十篇，荊州壞，盡焚其書。今在者一篇，知名之士咸重之，見虎一毛，不知其斑。後西魏破江陵，帝亦盡焚其書曰：「文武之道，盡今夜矣！」何荊州壞焚書二語，先後一轍也？詩以慨之。

牙籤萬軸裹紅綃，王粲書同付火燒；不是祖龍留面目，遺篇那得到今朝？

渡中江望石城泣下

江南江北舊家鄉，三十年來夢一場。吳苑宮闈今冷落，廣陵臺殿已荒涼。雲籠遠岫愁千片，雨打歸舟淚萬行。兄弟四人三百口，不堪閒坐細思量。

此外尙零碎斷句，併錄如下：

迢迢牽牛星，杳在河之陽。粲粲黃姑女，耿耿遙相望。

鶯狂應有恨，蝶舞已無多。

揖讓月在手，動搖風滿懷。（詠扇）

病態如衰弱，厭厭向五年。

衰顏一病難牽復，曉殿君臨頗自羞。

冷笑秦皇經遠略，靜憐姬滿苦時巡。

髻從今日添新白，菊是去年依舊黃。

萬古到頭歸一死，醉鄉葬地有高原。

人生不滿百，剛作千年畫。

日暎仙雲薄，秋高天碧深。

烏照始潛輝，龍燭便爭秉。

——見癸辛雜識

——見老學菴筆記

——見石林燕語

——見律髓注

——見翰府名談

——見野客叢談

——見海錄碎事

凝珠滿露枝。

游颺日已西，肅穆寒初至。

九重開扇鵲，四牖炳燈魚。

羽觴無算酌。

傾怨更爲壽，深卮遞酬賓。

——見孔帖

三 雜文八篇

卽位上宋太祖表（見前）

書述

壯歲，書亦壯。猶嫖姚十八從軍，初擁千騎，憑陵沙漠，而目無全虜。又如夏雲奇峯，畏日烈日，景縱橫，炎炎，不可向邇。其任勢也如此。

老來，書亦老。如諸葛亮董戎，朱叡接敵，舉口輿自隨，以白羽麾軍。不見其風骨，而素相適，筆無全

鋒。噫！壯老不同，功用則異。惟所能者，可與言之。

書有八字法，謂之撥證。自衛夫人并鍾、王傳授於歐、顏、褚、陸等，流於今日。然世人罕知道者。孤以幸會，得受誨於先王。奇哉是書也！非天賦其性，口授要訣，然後研功覃思，則不窮其奧妙，安得不祕而寶之！所謂法者，擗、壓、鉤、揭、抵、拒、導、送也。此字亦有顏公真卿墨跡，尙存於世。余恐將來學者無所聞焉，故聊記之。

擗者，擗大指骨上節，下端用力欲直，如提千鈞。

壓者，捺食指，著中節旁。

鉤者，鉤中指，著指尖，鉤筆令向下。

揭者，揭名指，著指爪肉之間，揭筆令向上。

抵者，名指揭筆，中指抵住。

拒者，中指鉤筆，名指拒定。

導者，小指引名指過右。

送者，小指送名指過左。

書評

善法書者，各得右軍之一體。若虞世南得其美韻，而失其俊邁。歐陽詢得其力，其而失其溫秀。褚遂良得其意，而失其變化。薛稷得其清，而失於拘窘。顏真卿得其筋，而失於粗魯。柳公權得其骨，而失於生獷。徐浩得其肉，而失於俗。李邕得其氣，而失於體格。張旭得其法，而失於狂。獻之俱得之，而失於驚急，無蘊藉態度。

悼昭惠后詠詞

天長地久，嗟嗟蒸民。嗜欲既勝，悲歎糾紛。緣情攸宅，觸事來津。賞盈世逸，樂渺愁殷。沉烏逞免，茂夏凋春。年彌念曠，得故亡新。闕景頽岸，世閱川奔。外物交感，猶傷昔人。詭夢高唐，誕誇洛浦。構屈平虛，亦憫終古。況我心摧，興哀有地。蒼蒼何辜，殲予伉儷。窈窕難追，不祿於世。玉潤珠融，殞然破碎。柔儀俊德，孤映鮮雙。纖穠挺秀，婉孌開揚。豔不至冶，慧或無傷。盤紉奚戒，愼肅惟常。環珮爰節，造次有章。含顰發笑，擢秀騰芳。鬢雲留鑒，眼彩飛光。情瀾春媚，愛語風香。瓊姿稟異，金冶昭祥。婉容無犯，均教多方。茫

茫獨遊，捨我何鄉？昔我新昏，燕爾情好，媒無勞辭，筮無違報；歸妹邀終，咸爻協兆，俛仰同心，綢繆是道；執子之手，與子偕老。今也如何，不終往告。嗚呼哀哉！

志心既達，孝愛克全，殷勤柔握，力折危言。遺情眇眇，哀淚漣漣。何爲忍心，覽此哀編！絕豔易凋，連城易脆。實曰能容，壯心是醉。信美堪餐，朝飢是慰。如何一旦，同心曠世！嗚呼哀哉！

豐才富藝，女也克肖，采戲傳能，奕棋逞妙。媚動占相，歌縈柔調。茲發爰實，奇器傳華。翠虬一舉，紅袖飛花。情馳天際，思棲雲涯。發揚掩抑，纖緊洪奢。窮幽極致，莫得微瑕。審音者仰止，達樂者興嗟。曲演來遲，破傳邀舞；利撥迅手，吟商逞羽。制革常調，法移往度。翦遏繁態，藹成新矩。霓裳舊曲，箏音淪世。失味齊音，猶傷孔氏。故國遺聲，忍乎湮墜。我稽其美，爾揚其祕。程度餘律，重新雅製。非子而誰？誠吾有類。今也則亡，永從遐逝。嗚呼哀哉！

該茲碩美，鬱此芳風。事傳遐禩，人難與同。式瞻虛館，空尋所蹤。追悼良時，心存日憶。景旭雕甍，風和繡額。燕燕交音，洋洋接色。蝶亂落花，雨晴寒食。接聲窮歡，是宴是息。含桃薦實，畏日流空。林彫晚籜，蓮舞疎紅。煙輕麗服，雪瑩修容。織眉範月，高髻凌風。輯柔爾顏，何樂靡從！蟬響吟愁，槐凋落怨。四氣窮

哀，萃此秋晏。我心無憂，物莫能亂。絃爾清商，豔爾醉盼。情如何其，式歌且宴。寒生蕙幄，雪舞蘭堂。珠籠暮掩，金爐夕香。麗爾渥丹，婉爾清揚。厭厭夜飲，予何爾忘？年去年來，殊歡逸賞；不足光陰，先懷悵悵。如何倏然，已爲疇曩！嗚呼哀哉！

孰謂逝者，作苒彌疎？我思妹子，承念猶初。愛而不見，我心爓如。寒暑斯疾，吾寧御諸？嗚呼哀哉！萬物無心，風煙若故；唯日唯月，以陰以雨。事則依然，人乎何所？悄悄房櫳，孰堪其處？嗚呼哀哉！佳名鎮在，望月傷娥。雙眸永隔，見鏡無波。皇皇望絕，心如之何？莫樹蒼蒼，哀擢無際。歷歷前歡，多多遺致。絲竹聲悄，綺羅香杳。想漁乎怗怗，恍越乎惓惓。嗚呼哀哉！

歲云莫兮，無相見期。情替亂兮，誰將因依？昔之時兮亦如此，維今之心兮不如斯。嗚呼哀哉！神之
不仁兮，歟怨爲德。旣取我子兮，又毀我室。鏡重輪兮何年？蘭襲香兮何日？嗚呼哀哉！天漫漫兮愁雲曉，
空暖暖兮愁煙起。蛾眉寂寞兮閉佳城，哀寢悲氛兮竟徒爾。嗚呼哀哉！日月有時兮，龜壽旣許。簫笳淒
咽兮，旂常是舉。龍輻一駕兮無來轅，金屋千秋兮永無主。嗚呼哀哉！木交柯兮風索索，鳥相鳴兮飛翼翼。
弔孤影兮孰我哀？私自憐兮痛無極。嗚呼哀哉！應寤皆感兮，何響不哀？窮求勿獲兮，此心墮摧。號無

聲兮何續神永逝兮長乖。嗚呼哀哉！

杳杳香魂，茫茫天步，按血撫櫬，邀子何所？苟雲路之可窮，冀傳情於方士。嗚呼哀哉！

送鄧王十二弟牧宣城序

秋山約翠，秋江澄空。揚帆迅征，不遠千里。之子于邁，我勞如何！夫樹德無窮，太上之宏規也；立言不朽，君子之常道也。今子藉父兄之資，享鍾鼎之貴。吳姬趙璧，豈吉人之攸室？矧子皆有之矣。哀淚甘言，實婦女之常調，又我所不取也。臨歧贈別，其唯言乎？在原之心，於是而見。噫！俗無曠順，愛之則歸懷；吏無貞污，化之可彼此。刑唯政本，不可以不窮；不親政乃民中，不可以不清；不正執至公而御下，則儉倭自除；察薰蕕之稟心，則妍媸何惑！武惟時習，知五材之難忘；學以潤身，雖三餘而忍捨。無酣暢而敗度，無荒樂以蕩神。此言勉從，庶幾寡悔。苟行之而願益，則有先王之明謨，其在於緇帙也。嗚呼！老兄盛年壯思，猶言不成文；況歲晚心衰，則詞豈迨意！方今涼秋八月，鳴榔長川，愛君此行，高興可盡。況彼敬亭溪山，暢乎遐覽，正此時也。

開寶四年，後主遣從善奉方物朝宋。宋太祖拜從善秦寧軍節度使，留京師，賜甲第汴陽坊。後主手疏求從善歸國，太祖不許。後主悲思，每憑高北望，泣下霑襟。由是歲時遊燕，多罷不講。嘗製卻登高文以見意，其略曰：

玉墀澄醪，金盤繡餽。朱房氣烈，菊蕊香豪。左右進而言曰：「維芳時之令月，可藉野以登高。矧上林之伺幸，而秋光之待褻乎？」余告之曰：「昔時之壯也，情繁樂恣，歡賞忘勞。惜心志於金石，泥花月於詩騷。輕五陵之得侶，陋三秦之選曹。量珠聘伎，組綵維艘。被牆宇以耗帛，論邱山而委糟。豈知忘長夜之靡靡，累大德於滔滔！愴家艱之如燬，縈離緒之鬱陶。陟彼岡兮企予足，望復關兮睇予目。原有鴿兮相從飛，嗟予季兮不來歸。空蒼蒼兮風淒淒，心躑躅兮淚漣漣。無一歡之可作，有萬緒以纏悲。於戲！噫嘻！爾之告我，曾非所宜。」

乞緩師表

臣猥以幽屏，曲承臨照。僻在幽遠，忠義自持。唯將一心，上結明主。比蒙號召，自取愆尤。王師四臨，無往不克。窮途道迫，天實爲之。北望天門，心懸魏闕。嗟！一城生聚，吾國赤子也；微臣薄軀，吾君外臣也。

忍使一朝，便忘覆育？號咷鬱咽，盡見捨乎？臣性實愚昧，才無異稟，受皇朝獎與，首冠萬方。奈何一日，自踵蜀漢不臣之子，同羣合類，而爲囚虜乎？貽責天下，取辱祖先，臣所以不忍也。豈獨臣不忍爲，亦聖君不忍令臣之爲也。況乎名敗身毀，古之人所嫌畏者也。人所嫌畏，臣不敢嫌畏也。惟陛下寬之赦之！臣又聞鳥獸微物也，依人而猶哀之；君臣大義也，傾忠能無憐乎？倘令臣進退之跡，不至醜惡，宗社之失，不自臣身；是臣先死之願畢矣，實存沒之幸也。豈惟存沒之幸也，實舉國之受賜也。豈獨舉國之受賜也，實天下之鼓舞也。皇天后土，實鑒斯言。

不敢再乞潘愼修掌記室手表

昨因先皇臨御，問臣頗有舊人相伴否？臣即乞徐元橘。元橘方在幼年，於牋表素不諳習。後來因出外，問得劉鋹，曾乞得廣南舊人洪侃。今來，已蒙遣到徐元橘，其潘愼修更不敢陳乞。所有表章，臣且勉勵躬親。臣亡國殘骸，死亡無日，豈敢別生僥覬，干撓天聰？只慮章奏之間，有失恭愼，伏望睿慈，察臣素心！